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王 臨 川 集

(九)

王 安 石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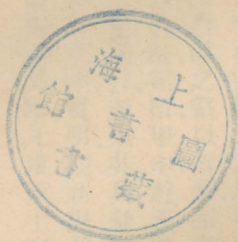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生先川臨

(九)

著石安王



書叢本基學國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4 0769B

臨川先生文集

卷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礮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晨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共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於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

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醵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洑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於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旣登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

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窮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矢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於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旣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

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躡若蹠。若伏若驚。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眞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尙未足以爲多也。眞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匾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十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閱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冀以就完而力不足。

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旣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伎。質靜而無求。不伎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瑾。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旣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閒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瑾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廛。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鑿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於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卽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

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闢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蕪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旣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窗。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卷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相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尙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嫺開封府推官尙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暉。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

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鸞翟之文章。榘杵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魍魎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鸞翟之文章。榘杵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鐫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秦之如皋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皋。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宦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戡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己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尙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

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脞。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

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異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巳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己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旣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弒於

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褻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黜於不己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於中而擲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慚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卷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實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以薦食酒。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晉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曾曾。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獗狂。敢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鱗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鏤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膠差。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鬢減。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討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禭。□無以□。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嗣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遠。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尙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續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燿豕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祇薦羞醪。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旣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嶠嶢。始逢

君之執鞫。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墮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

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旣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尙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艤。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尙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爲時能吏。剗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於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慚者則己。行義旣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慚。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穉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獎我衿。均其子孫。戴德莫醜。誰謂我人去。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曾幾何時。計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醜棺前。糜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慚。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葺。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執窺。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躓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忮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纍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酌。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卷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冲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棧。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誅。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旣憊耗。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

能如此足矣。而抑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據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忸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澁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醴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旣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子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尙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鶩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強。卒躡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背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祭刁博士釋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卽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末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泰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鑿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恥。柰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夷馘。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隳。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飜然爲辭。遂隔生死。

寓哀一醑。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尙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窆窆。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爲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爲。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件。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遠。

祭秦國夫人文爲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困

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尙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

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曷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耨者。悼心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體。奔走歡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尙饗。

哀辭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子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子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

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夭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於道兮。不入於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隙。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於世。吾君德澤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襁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嫻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卷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警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卽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

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敕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卽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卽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儉。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尙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尙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耐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耐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旣而敕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卽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

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胠。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澁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瀆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尚中書門下建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卽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

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帛。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闡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綏。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諡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勅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

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諡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於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尙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

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卽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卽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

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

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卷八十八

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魯國公諡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

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於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尙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

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諡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諡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諫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眞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領領。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勳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退。安若兒女。武室以競。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予釐爾勤。授之旒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購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尙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尙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錡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勅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窳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告。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瀾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徒。使於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紉。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入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承于殿中。與仲前死。

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遊。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二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尙緩刑。況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

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壤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尙幼也陳

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尙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誡羣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杞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尙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尙書

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尙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與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家。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尙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尙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尙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尙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尙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尙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卷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

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子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

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瘰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黠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真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牙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顯。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棻。今爲尙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使。棻。今爲右班殿直。藥。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聘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常徂伐之。孰致予武。

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唯義之濟。閱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稱無差。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淞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爲廬陵人。公會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糶償之。所救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爲均。卽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卽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夔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夔議詘中貴人。妄告兩淞。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鴟鷺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鶴代之。宜州蠻爲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珪爭。

銀冶殺珏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珏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珏者，而邊遂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瀾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瀾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瀾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奭，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祈陽縣令。故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曰：蕭氏食鄼，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蕃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寢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

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
湖。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
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不遜者。不卽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於京師。慶
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愠。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
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
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
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
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卽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
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愨。遵路。遵彝。遵度。當天聖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
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愨。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尙書虞部員外郎。六
女子。嫁衛尉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尙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
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旣葬二十年。而遵
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
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口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眞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眞州鹽倉杭州言瀾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瀾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尙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澠池。終功澗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曾不及殯。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陁。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卽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卽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糺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卽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卽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旣而又以爲尙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遂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尙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旣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卽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諡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已進取。

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眞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尙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尙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羣獻俟俟御于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眞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隳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閒上不豫乃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於腓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卷九十

行狀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橐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姊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璋字寶臣。眞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眞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閣門通事。舍人。西上閣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卽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安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尙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卽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閣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眞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眞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滅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

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卽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卽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積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旣貶寇萊公。卽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化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諡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羗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喞廝囉聞公姓名。卽以手加額。在

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卽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俟。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主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閣門祇候。謂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饑。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緇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

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氈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及閱太后官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

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尙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鬪多盜，佗曰：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

也。明日大閱於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校檢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尙爲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

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尙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誼。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沔。左侍禁。温。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諡。并史館。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旣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

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塹。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浚。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己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游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

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子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尙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尙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尙書。尙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尙書屯田郎中。眞州軍州事君。眞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婿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棄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

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卽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母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咸

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犹然教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卽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旣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遽踵捕盜。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舖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舖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

船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既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遵。漳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卷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眞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

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暝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歛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

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大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閒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二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

乃與佐時宰餽調。聃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給事中贈尙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

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汗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祲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敍銘赴其葬。敍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

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充。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與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常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旃旂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旃旂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常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

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璿。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尙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弗績弗彫。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綱。縑。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尙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滌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尙

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爲尙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尙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盱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嶷嶷必得其意。然平居。妄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有幽滌山。滌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以博厥聞。我肖其滌。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卷九十二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鄱。鄱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徒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尙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卽驗之。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瀾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讐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己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募。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卽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中。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

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秦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緹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臆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濱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

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既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侯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辰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侯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侯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邛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君修偃渠。始曲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鑄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

州人傲屋吏代之輸。君爲勑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勑。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譴然。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螫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誼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冗。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尙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竄。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譴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紬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

敎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尙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間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滌門。立棄官。從公。世以爲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卽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棄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

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卽師軻。次某。次某。皆尙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兮。韡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顏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尙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爲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劍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諭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詰立服。舉州。謹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尙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旣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

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爲佛寺置田。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旣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甚。慙。悉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基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尙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盱。贈尙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尙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旣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夔。蘊。皆有文學。夔。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夔。尙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愆。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卷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眞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秦州。之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擘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秦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旣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旣除其大惡。而

至於橋梁廛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願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卽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尙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旣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

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卽位。召還。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且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謹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及。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歎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

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尙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尙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爲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尙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璿，守某縣令；次玘，瓌，珣，珵，珩，爲進士。三女長嫁尙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芘。厥艱初仕，祇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窳此新宮，

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旣嫁。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

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錚。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妻。其二尙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尙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能臣。已而有所悟。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撻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尙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尙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尙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

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769B

